

奪顏天下

SHUANGFEI WAN
WORKS
霜非晚 著

天配良緣，穿越亂世的恩怨情仇。

一旦抉擇，即使是錯，

也只能一直錯下去，一直愛下去……



禍國之亂，
昔日愛意今日恨，

美人誅心，
戎馬戰場只為情

誰是誰的王者
誰是誰的佳人

在愛情凍結的瞬間
我們攜手私奔

夺颜天下

霜非晚◆著

祸国之乱，昔日爱意今日恨。
美人诛心，戎马战场只为情。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夺颜天下/霜非晚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
2011. 10

ISBN 978-7-5113-1713-1

I. ①夺… II. ①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83207号

夺颜天下

DUOYANTIANXIA

著 者 / 霜非晚

责任编辑 / 赵姣娇

封面设计 / 雅格书装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32开 印张 / 10 字数 / 317千

印 刷 /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1713-1

定 价 / 26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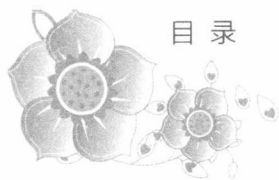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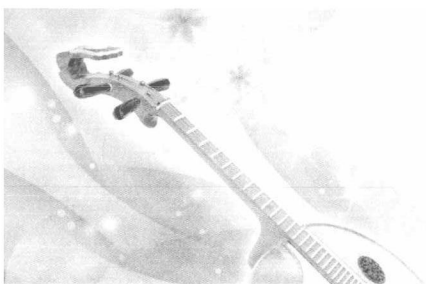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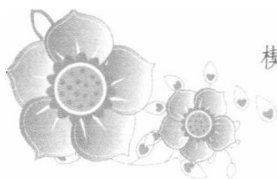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

目录

楔 子	祸国之乱 / 001
第一章	一战而败缘之初 / 003
第二章	西王妖娆东王傲 / 022
第三章	浴火重生为家仇 / 039
第四章	昔日爱意今日恨 / 057
第五章	恩怨情仇事事难 / 077
第六章	步步惊心两相怨 / 096
第七章	心扉渐开柔情绕 / 117
第八章	误会重生爱成殇 / 134
第九章	卿本佳人君心乱 / 153
第十章	离锦喋血恩义绝 / 168
第十一章	相见却已不相识 / 183
第十二章	一路相随一路伤 / 200
第十三章	物是人非情难断 / 218
第十四章	戎马战场只为情 / 234
第十六章	镜花水月梦终醒 / 250
第十七章	百转千回终相见 / 267
第十八章	尘埃落定手相携 / 283
番外	恍然若梦 / 306



楔子 祸国之乱

一个青衣少年，朝老者跑来，他跑得很急，白净的脸上已现出了一层微薄的汗珠。

清元五十六年，夙沙皇朝的定国大将军凤飞城起兵，一举攻占皇宫，本以为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，但定国大将军最后却撤离了皇宫。

三日后，夙沙皇朝的皇帝宣布，以炽离河为界，夙沙皇朝从此分为夙沙东国和夙沙西国，夙沙东国由皇族统治，而夙沙西国从此由定国大将军统治。

一条炽离河，从此隔断了一个皇朝。

只是那一日，定国大将军本已胜利，但他最后为何要撤离？

对于这事，众说纷纭。

有人说，定国大将军爱上了皇上的璃妃，所以起兵造反，但璃妃以死相逼，定国大将军答应撤离皇宫。

有人说，定国大将军和璃妃青梅竹马，皇上抢人所爱，于是他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只是皇上挟持了璃妃，所以定国大将军不得不撤。

也有人说，红颜祸国，祸国红颜，一切之错只在璃妃。

只是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，却无人真正知晓……

远望的沧溟山如梦似幻，云雾缭绕，宛若仙山，让人望而却步。

山里绿荫碧柳，绿意盛浓，幽绿之中，透着淡淡的诡异。

山，异常的宁静，岩上水滴落岩下的声音格外的清晰，让人心惊，滴水之声如簌般幽然不绝。

一个老者盘腿而坐，眼微微闭着，神闲气若，好似能彻底融于这片幽静之中。

“师父……”陡然而起的叫唤声，打破了这异样的寂静，也打扰了老者的修行。

一个青衣少年，朝老者跑来，他跑得很急，白净的脸上已现出了一层微薄的汗珠。

老者缓缓地睁眼，望向了那个少年，幽幽地叹道：“子越，师父说过多少次了，修行之人，勿躁勿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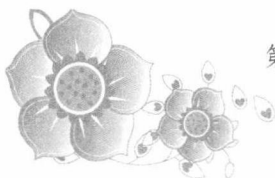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跑到了老者跟前，喘着气道：“师父，玄天仪动了。”

老者捋着胡子，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这可急坏了少年，他再度提醒，“师父，你说过玄天仪动了，便预示着国有动乱。”

“子越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天下之间，乱亦是不乱，不乱亦是乱。”老者起身，笑着朝山里走去。

少年一脸迷茫，听不出话里的玄机，不由得追上老者的脚步，“师父，子越不懂。”

“冥冥之中，一切自有定数。”苍老却有力的话随风缥缈而散，老者也越行越远，直到彻底地没入那一片幽绿之中……



第一章 一战而败缘之初

这一夜，是爱还是恨？这一夜，是结束还是开始？

【1】

红色的帘帐，红色的织锦，偌大的房间之中，一片艳红。

她抬头，眼迷离，复而清冷，柔丽的唇边漾起一抹浅浅的笑，似嘲非嘲。她，这是在嘲笑他吗？

这红，红得耀眼，红得妖娆，就好似那一战中，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半边的天际，红得诡异，红得刺眼。

那一战，她败了，败得彻底……

败了仗，亦输了自己的人。

烛火摇曳，点点的烛光流泻，让这红越发妖娆。

门开了，复而又合上。

流离的烛火之中，他慢慢地朝她走来。

他靠近，修长而干净的手指勾起她的下颌，清悦的声音里带着几缕性感的沙哑，“我的小流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她没有挥去他的手，只是看着他，无视他的绝美，无视他的风华，唇边依然是那抹似笑非笑，“今日我慕流景落在了西王手上，是祸亦是命，要杀便杀。”

他俯身，无比暧昧地凑近了她，温热的气息似有若无地喷吐在她的脸上，“小流儿，你好狠心，别忘了我们当初……”

一双纤细的手封住了他的嘴，亦堵住了他未完的话，她抬首，清冷的脸上有着几分异样的潮红，“凤倾歌，我不认识你，从头到尾都不认识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敌人，只是敌人而已。”

笑意，更是深了几分，他看了她一眼，只是一眼，却把心中所思，全部传达给了她，一刹那，仅仅只是一刹那的接触，她便明了他的心。

那是决绝，无可抗拒的决绝。

她膝上的手握紧了几分，指关节微微泛白，她明白眼前这个男人，足够妖邪，足够不羁，她看不透他，从未看透过。

或许，这便是她败给他的原因。

本来握紧的手稍稍地放开，她望了他一眼，然后伸手，挥去了他依然流连在她下颚的手，淡淡地笑了开来，让人看不透她在想些什么。

看着她的一脸笑意，他一顿，但很快恢复了过来，稍稍后退了几步，他立在远处，笑着望着她，“敌人是吗？好，本王成全你。”

“本王给你两个选择，喝夺魂罗，还是喝媚情丝？”他又往前了一步，弯腰勾起她的一缕青丝，放在鼻下淡淡地嗅着，“如何？不知景相选哪种？”

她笑意不减，淡然不惊地说道：“夺魂罗。”

落在他手中，便知道已无退路，这些年，她也累了，如果能解脱，那么便解脱吧。

“夺魂罗是吗？”笑，依然带着几分邪魅，他放开了她的发丝，直起了身子，“本王成全你。”

他转身，优雅地离开，不到片刻又走了回来，手上多了一只琉璃夜光杯，里面是红得妖烧的液体，诡异万分。

他把玩着手中的杯子，微微轻叹，“良辰美景，赏的该是美人，琉璃夜光杯，装的该是美酒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”

“景相，请。”他把那杯毒酒递到了她面前，优雅得好似那真的是一杯琼浆玉液。

她伸手，接过了他手中的杯子，静静地凝视着杯中的液体，笑又爬上了她瑰丽的唇畔。

她，今日似乎和这红特别的有缘，连这毒酒竟也是这般的猩红。

这到底是巧合，还是他的刻意而为？

唇触及酒杯的一刹那，他拦下了她：“你当真如此决定了？”

“是，我决定了。”她伸出另一只手拂去了他拦着她的手，毫不犹豫地一仰而尽，一股腥甜在喉咙中泛了开来。

杯，从她手中滑落，落在地上，碎裂声在房中不断的回荡，她不可置信地望着他。

嘴里那腥腻的味道是血，她不会认错。

那么说，她喝下的是媚情丝，而非夺魂罗。

“你知道了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平静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破绽，抓着他衣襟的手也微微颤抖。

夺魂罗，天下第一毒，喝下之人，回天乏术。而媚情丝，却是夺魂罗加上摄魂香而制成的欲望之毒，如果下毒之人把自己的血滴入媚情丝之中，那么服毒之人如果要解那蚀心之痛的话，就只能和下毒之人成就鱼水之欢，这往往是男人控制女人的一种毒，一种摆脱不了的欲望之毒。而且它毒还毒在，求死亦不能，如果中毒之人，强制求死，那只会让毒更快地散发出来，即便是临死之前，也会受尽屈辱。

所以中了此毒，宁愿受制于人，也无法真正的狠下心去寻找解脱。

“因为以后你只能是我的，生是我的人，便是死，也只能死在我的身下。”清悦的嗓音带着让人抗拒不了的魅惑，烛火的流光溢彩之中，他美得如此的不真切。

面对这样的男子，即便知道是毁灭，还是有无数的女子愿意如飞蛾扑火一般地投入他的怀抱，纵使过后什么都没有，却在一刹那之间的光辉中得到了永恒。

只是她不是，对于他的美，她避之如毒药。

慌乱，迷离，最终又归于了平静。

她问自己，为何要慌，有何好慌？

既然败了，既然身不由己，那么便是再怎么挣扎也是惘然。

他是凤倾歌，他是夙沙的西王，他又怎么可能轻易地让她自己选择，

所以不管如何选择，不管如何逃避，结局都只有一个。

那，便是他早已设定好的结局。

想到这里，她的心中一片释然。

“若要这身体，给你便是，我，从不会在乎。”她的轻笑声流转在斗室之中，似是在嘲笑他，嘲笑他的不择手段。

那一刻，他觉得，他败了，败在了她的毫不在乎之中。

他以为，他会看到她慌乱的神情。

心中猛然蹿起一把怒火，他伸手揽过了她，毫不怜惜地侵占了她的唇。她的嘴里，依然有着淡淡的血腥味，但却掩盖不了她的甜美，而他一沾上以后便怎样都放不开。她没有反抗，亦没有迎合，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，冷眼旁观着一切。

他的怒火愈炽，动作越发的狂野，似乎要侵占她的一切，剥夺她的一切。地上，衣衫满地，红鸾锦被之上，青丝散乱。他凝视着她，眼底不复清明，手是火，唇亦是火，抚过那冰肌玉肤，吻过那如花娇唇。

这一夜，是爱还是恨？

这一夜，是结束还是开始？

【2】

晨曦微露，透过那轻纱薄帐，拂过那相拥而眠的人。枕上的人，青丝交缠。

眼微微睁开，慢慢地适应房中的光线，转首，凝视着那疲惫不堪的睡容，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魅惑。

昨晚，他是故意的，故意让她累，累到她逃离不开他，只能乖乖地蜷缩在他的怀中。

即便她不愿意，又如何？

他终究还是得到了她，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也将是唯一的一个。他抚过她微乱的额发，俯身想印上一吻的时候，却撞入了她那双清冷无波的眼眸中。

他停止了动作，和她视线纠缠。纵使脸上依然疲惫，她眸中的神情却

一如以往的淡定，似乎昨夜那一夜的缠绵只不过是梦，梦醒之后便什么都不存在。

“小流儿，你醒了。”他笑，然后俯身，做完了刚才未作完的事。

她没有反抗，只是淡淡地说道：“最后再说一遍，请叫我慕流景。”

他笑，却不应，反而轻巧地起身，下床，着衣。

开启紧闭的窗子，朝阳流泻了一室，点点的光辉在他的周身氤氲。微微眯起眼眸，他任由那晨风拂起披散的长发，一时之间唯美如画。

他望着窗外那随风摇曳的树枝，悠悠然地问道：“如果我让你回东国，你是选择去还是留？”

又是一个选择？只不过选和不选有什么分别吗？他不是早已设下了结局，何苦要来蛊惑她？

她望着他，目光幽深，心头千思万绪，探究着他又有着什么目的。随后却是释然的一笑，没有回答，却坐起了身子，掀开了软被，下了床，身下隐隐传来一阵阵刺痛，她只是微皱着眉头，然后弯身拾起了地上的衣服，坦然地穿了起来，没有丝毫的窘迫，似乎本就如此的洒脱。

窗边的人回首，凝视着身前的人，亦无语。

不一会儿，笑声终于抑制不住地从他的喉间溢出，他依旧故我，“小流儿，本王没想到你如此的大方，让本王在一大早便欣赏到一幅美人着衣图。”

他的视线透过她，落到了床榻之上，直直地望着那一抹如盛开之花的暗红，脸上笑意更深。

“不过做戏而已，何须在意。”她没有看向他，只是淡淡地说道：“西王，我早就说过，这身子对我来说不过就是一具皮囊，西王要，流景给就是了。”

她越是风轻云淡，越是毫不在意，他就越想要看她慌乱，越想拥有她。他亦不知，这是何因？

凤倾歌在窗边的软榻上坐下，微微合上眼。

“再问一次，你选择走还是留？”半晌后，他才开口再次问道。

她整理衣服的手顿了顿，微微侧首，眸光如水地看着他，“如果你一定要个答案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选择走。”

“走吗？”凤倾歌抬眸看向她，面上不经意之间闪过几抹惨淡，只是

在下一刻，他又那个比谁都要优雅的西王，“即便会被东国的人怀疑，即便可能冠上通敌的罪名，你也要回到他身边吗？”

他问的，她不是没想过。

那一战，她败了，谁都知道，她败得彻底。

如果她毫发无损地回去，任谁都会怀疑，更何况是东王。

他这个局在不经意之间还是设了，她走也是败，留也是败。

留下，她便等于舍弃了东国，真的成了叛君之臣，也等于舍弃了自己的尊严，真的屈服在他的身下。

回去，即便她心中一片坦荡，即便东王相信她，但是嫌隙还是在不经意之间设下了，如果他日，稍有什么差错，他们之间的信任便不可能再如以往那般，那么要离间他们就比以往容易多了。

所以这一次，不管从哪个方面，她都彻底败了。

“对，我要回去。”她坚定地对上他的双眸，淡然而语。

不管如何，她都决定回去。留下，才是真正地对他臣服了，而她慕流景从不是这样的人，况且对于东王，她还有一份未报完的恩。

凤倾歌凝望着她，用他一贯的优雅说：“好，你走吧，不过每月十五，本王在炽离河边等你。”

“流景谢西王成全。”此刻，她已然穿好了衣衫，不是红妆，却是戎装。

对，她是相，凤沙东国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丞相慕流景，无人知道她本红妆，唯有眼前这个男人知道她的一切，也侵占了她的一切。

她转身，朝门外走去。

“你会去吗？”身后传来凤倾歌似是随意的问话声。

她立住了脚步，淡淡地回道：“该去的时候自会去。”

说完，她转身便走，消失在那转角之处。

一室的静寂，一室的空荡，只有那晨风依然不停地吹进，拂过那帘帐，拂过那红锦，拂过那乌黑的青丝，拂过那痴坐的人，拂过那微微黯淡的眸。

即便她不知道回去之后迎接她的会是什么，但是她还是走了，义无反顾地走了。

他，就这么比不上凤沙曜吗？为何她要如此的死守着他？

只是她越是在乎，他就越想毁灭。总有一天，他会让夙沙曜向他俯首称臣，而她呢？不知梨花带雨之姿是否适合她？

他唇边的笑带着几分异样的诡异，但挂在他的脸上却似乎又变得如此的完美，似乎他的任何表情都是美的，似乎他做什么都是优雅的，似乎他天生就是一个王者。

在他面前，别人便不得不赞叹，他举手投足之间的尊贵，即便是杀戮，亦如此……

【3】

炽离河，隔断了整个夙沙皇朝。

炽离河东是夙沙东国，炽离河西是夙沙西国。

河上，风浪翻滚，一叶小舟上下颠簸，一个白衣素面的男子立在船头，让风吹过他的脸颊，留下一片清凉。

这便是赶回东国的慕流景。

离开西国，或者说离开西王凤倾歌的视线之后，她便只是他，只是东国那个手握重权的一国之相。

她望着河东，那岸边的景色已经渐近，从模糊到清晰。

她，回来了，却不知迎接她的会是什么？

东王曾对她说过，如果这天下还有一人能信，那便是爱卿。话语言犹在耳，她却不知道该不该去相信。不过不管如何，她都会回去。

恍然之间，船已经到了岸边，她递给船夫银子之后，船夫便撑着船回到了河中，炽离河上无渡口，刚才她也是找了很久，才有个船夫愿意撑她过来。

在她的脚踏上东国土地的那一刻，她便告诉自己，忘了吧，忘了在东国发生过的一切。忘记之后，她依然是她。她再一次望了一眼河岸的那边，心底暗暗叹息，凤倾歌，一切早已注定，你我只能是敌人，他日若是战场相遇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。

然后转身，她大踏步地朝前走去。

东国的将士不知有没有班师回朝，东国的皇上不知道是否已经知道她

败了，败得彻底。

没走几步，一道欣喜的声音叫住了她，“相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她抬眸淡笑，望着不远处朝她奔走而来的人，“曦离，我回来了。”

云曦离一身黑色的盔甲，双眼中隐隐有几丝血丝，下巴已经布满了新生的胡茬，一见到慕流景，他那本来黯然的双眸之中流光乍现，他们的相爷回来了。

快步走到了她的跟前，他单膝跪地，“相爷。”

一日一夜的等待，万千焦急，到此刻却全然道不出口，唯有那一声真挚的叫唤，表达了他的一切。

慕流景伸手扶起了云曦离，望着他那张疲惫的脸，声音里有一丝微微的颤抖，“曦离，谢谢。”

她的担心，她的忧虑，全因为他那一声真挚而不带任何怀疑的叫唤而慢慢地消散。

她知道，他信她，即便她消失了一日一夜之后安然归来。

“相爷。”云曦离似有几分受宠若惊，憨厚的脸上腾现出了几分不知所措。

“谢谢你的信任，曦离，有知己如此，是我慕流景的福气。”她的声音依旧是淡淡的，眼底依旧淡定无波，但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景相并不轻易道谢。

更何况，他说他是他的知己。

云曦离呆呆地立在原地，内心却激动不已。

慕流景对云曦离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相，更是他崇拜的对象，提拔他的恩人，还是他这一生愿意矢志效力的对象。

即便他知道景相真的会叛国，他也会追随他到天涯海角。

更何况，他从未怀疑过景相对东王的忠心，所以他知道景相是不可能叛国的。

至于这其中的曲折，他相信景相一定会告诉大家的。

“曦离，回去了。”慕流景唤了一声呆立在一边的云曦离，笑意更是加深了几分。

当初提拔他纯属无心，现在她却明白自己当初真的是捡到宝了。

平日里，他憨厚而真诚，但一到战场之上，他便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将军，浴血之剑，杀戮之人。

短短几年，他便从一个小小的士兵成了将军，虽然她也从中提拔，但最终的一切还是归功于他的努力。

纵使这样，他却依然把自己当作是她的部下，还说过，他一生都会追随于她。只是，他若知道，她非他，不知道又会有怎样的表情？

三年了，她成为东国的丞相已经三年了，这三年的时间，她扮演得天衣无缝，谁都没有看出什么破绽。

纵使她看起来弱不禁风，但却从未有人怀疑她保护不了自己，甚至也有人早已避她如蛇蝎了吧。可是她还有多少这样的三年，身份终有一天会败露，到那时候她又会落得什么下场？

那个高高在上的东王是曾经说过，爱卿之于我比任何人都重要，但是他如果知道了她的身份，那么什么都不一样了。

挥去了心中的思绪，她缓步而行，而云曦离却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身后，俨然是一副部下的样子。

“曦离。”她微微轻叹，停住了脚步对身后的人道：“你是将军，这样跟在我身后被你部下瞧见了会有失你的威望。”

身后的人亦停下了他的脚步，重复着他说过很多遍的话，“景相，曦离说过，不管曦离以后怎样，我都将一直追随你。”

曦离啊，曦离，你这又是何苦？纵使有恩，也早已报尽。慕流景在心底微微暗叹，自知她得到的远比她付出的要多。

“曦离，站到我身侧。”她眯眼，看着他一脸踌躇的样子，轻语溢出，“这是命令。”

兵营已近，她终究不想让他成为别人眼中只会附炎趋势的人。

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她明，他亦明，可是别人却不明。他对她的好，在别人眼底已然是他为了权势而做的虚假的奉承。

他身体一顿，也终是明白了慕流景的心意，迈了一步，移到了她的身侧。

微风过境，青丝飞扬，衣衫翻滚，她侧首，淡笑，“走吧。”

那一刹那，他有一丝恍惚，只是多年之后，他才明白那一刹那，他并

没有错，而她的那一笑，也镌刻在了他的心中，永不磨灭。

【4】

他们一路畅谈，回到兵营之时，众人皆是一愣，全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望着那相伴归来的两人。

“景相，将军。”良久之后，不知道是谁开了个头，士兵们都清醒了过来，纷纷行礼。

错愕，震惊，怀疑，众多表情还是从士兵的脸上表现了出来。

她淡笑，清澈如水的眸中清冷无波，她哪会不知他们心中所想。

手扬起，平息了此起彼伏的行礼声，她幽幽地说道：“这一败，是本相的败，亦是你们的败，但东国并没有败，他日我们定能一洗今日之耻辱。”

清冷的声音淡淡地流转在四周，虽是轻轻的，但却足以震撼每个人的心。

对，一次失败并不是失败，东国更是没有败。

一句话，把颓然的士气激发了起来。似乎只要她站在这里，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一抬手，一投足之间，都能让人觉得振奋，似乎只要在她面前所有的困难都已然不见。

东国的丞相，是运筹帷幄的军师，谈笑之间，便早已将胜败决战于笔纸之间，曾经无数次的并肩作战，无数次的胜利终究不是那么轻易抹杀的。

即便心中有疑，将士们还是信她。

她弯身朝天地之间鞠了一躬，眉宇之间自成一股凛然正气，“这一败，都是我计算失误，该负主责，所以我在此向消失在这天地间的将士们表示道歉，我慕流景在此发誓，一定会为他们报仇，也一定会洗刷今日的耻辱。”

人心，要安，而她亦明白，不管如何，战场之上，终究还是会相见。

“洗刷耻辱……洗刷耻辱……”将士们的声音洪亮而高亢，直冲九霄。

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她淡笑安然，转首对身边云曦离道：“曦离我累了，先去休息下，你安排一下回朝的事情。”

云曦离领首，而她悠然转身，淡出了他们的视线。

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，慕流景便卸下了平日里淡然不惊的伪装，眉宇

间有缕倦怠。

是相，便要争权夺势，既要防患别人，又要帮东王出谋划策，三年了，她一直如此过来，把她交给她的东西，全部用在了辅助东王之上。

兵法布阵，运筹帷幄，但终究还是败在了他的手上，而且败得彻底。

身体斜斜地依靠在了床榻之上，她微微地闭起了双眼，只是一闭眼，赫然浮现在脑海中的却是凤倾歌那张看似优雅又邪魅不已的笑脸。

她猛然睁开了双眸，挥去了盘桓在脑海中的笑脸，脸上一片清冷。

原以为自己够洒脱，真的可以做到什么都不在意，但身下那微微的刺痛还是时时证明着昨夜发生的一切。

对她来说，不仅是失去了清白，更失去了自己的尊严。每月十五，炽离河畔，多么讽刺的一个约定。

她是东国的相，而他是西国的王，他们是敌人，她该杀了他，但是此时此刻，她竟然无法杀他，如果他死了，那么媚情丝之毒便只会愈演愈烈，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结局。

她，终究还是自私的……

再次闭上眼，极力地不去想任何事情，然后浅眠起来，只是没想到这一睡竟睡了良久。

或许是这些天发生的事情真的太多了，让她身心疲惫。

她拨动随身携带的琴，此琴名唤离锦，也是她赠与她的。

清脆的琴音从她纤细的指尖流泻而出，淡淡地流转在斗室之中。

手复而抬起，又落下。倾城绝，绝倾城，这其中又该是怎样的爱情交织？琴音虚无而缥缈，似带着一种绝望的嘶吼，又似带着一种悲哀的期盼，是恨，终究还是放不下爱，是爱，又无法释怀其中之恨，这曲中的情又该是怎样的千回百转？

余音缭绕，缠绕在她的指尖，散之不去。眼底流转着几分令人猜不透的深思。

帐内之人，神思缥缈，而帐外之人，却踌躇不前。

云曦离立在慕流景的营帐前，静静地站立着，想开口却终究选择了等待。